

## “花馍”飘香

杨立明

黑狗叔叔家儿子过满月，打散（稷山方言，指回赠）来两张海碗大的花馍（油饼）。母亲只给我们切了指头宽的一小牙儿便藏了起来，说要给爷爷留着。

每当嘴馋又不能如愿，父亲常讲他儿时饿肚子的故事。母亲儿时在省城当她的“四小姐”，自然没受过父亲的苦，但也给我们讲些饿肚子的事儿。

彼时，父亲坐在炕头就着煤油灯看书，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；母亲在窗前“嗡嗡”地纺棉花，眼里流着泪，脸上却在笑。似乎，他们经历的不是苦难，更是一种回味或享受。

是啊，我们终究没饿过肚子，按理应知足才对。可一想到队里的骡马个个吃得膘肥体壮，每顿草料里都拌着油油的麻糝，我心里便很不平。凭啥自己天天都吃那死硬的窝头、酸菜，或是那看着都让人直吐酸水的蒸红薯？凭啥地里每年种那么多棉花，菜里却看不到几滴油星儿？

因此，我总盼望母亲晚点从地里回来顾不得做饭，能急慌慌地为我们炒一次葱花鸡蛋；盼望麦子收成好母亲心情也好，能为我们做一顿油香的烫面旋子；盼着冬日里谁家娶媳妇，能顶替父亲去吃一次席，好好改善一顿；更盼望正月里的麻花、

油糕以及扇着大肉片子的烩菜。

许是别人家的饭更香吧，最常梦到也最想吃的还是那油炸花馍：油是香喷喷的棉籽油，面是精细的头遍面，捏着厚实吃着喧软。若再蘸上半碗辣子蒜醋，别提有多美！但大多人家只在两种情况下才会炸花馍。

一是家里有人生病或生了娃，在病愈或娃满月后，主家会炸了花馍打散给那些看望过的邻里亲朋。在街头玩耍的我们，每遇有大人骑着车子，挎了蒙着花棉布、飘着油香的大竹筐从旁经过，便知是打散花馍的来了。那一刻，所有的嬉闹戛然而止，个个投过馋馋的目光，并毫不掩饰地一路小跑紧紧相随，直盼着那人能拐进自家胡同，更盼着能在自家门前刹了车子，然后推门而入……

另一个是家里盖新房。在上梁那天，主家会炸花馍拜神祭祖，当然更是为了犒劳动工以来为自家奔忙的亲朋邻居。随着阵阵“一二——嗨！一二——嗨！”的号子声，蒙着红绸的大梁安放在屋脊，院子里鞭炮齐鸣，一盘盘的花馍开始上桌。此刻，无论大人小孩都早已抢蹲在小桌边，一伺馍盘近前，根本顾不得烫手，抓起来蘸了蒜醋就往嘴里塞，唯恐被别人抢了先。随着一盘盘花馍被秒光，每个人的眼神不再急迫，动作也变得迟缓，直至一个个都吃得嘴上流油，打起饱嗝。正因此，每遇帮忙盖房的差事，我们弟兄皆争相前往。既为了还人情，更不想错过上梁日的那顿美餐。

其实，花馍就烩菜才是最美的。可每年只有春节前，母亲才会大度一次，真材实料地为我们也为招待亲戚炒一锅烩菜。油自然是棉籽油，菜是白菜、海带和粉条，再配以白豆腐、烧豆腐及丸子等。炒好后盛在大面盆里冰在外屋，之后作为主菜随吃随挖随热。我最爱吃烩菜里煮得烂软的海带和白菜，即便家里没来亲戚碗里没有肉，单纯的花馍就烩菜也是相当来劲！

眨眼50年过去了，当初最稀罕的大肉片子已遭人嫌弃，什么油糕、麻花、油条、油茶也提不起任何兴趣，我曾偷吃麻糝的事儿更成了笑谈。

每当嘴馋时，我仍会梦见那飘香的花馍。想到花馍，便总会深切地思念母亲，思念故乡。梦里，我也常听见母亲叮嘱大嫂或二嫂的声音：“给三三早早蒸上一锅馍哈，再多炸些花馍子带上……”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## 村庄的时光

贾贵卿

黄土高坡的风，一年又一年地吹着。它吹走了窑洞顶上细碎的黄土，吹老了槐树的年轮，也把记忆里的村庄，渐渐吹成了陌生的模样。

小时候，我们的村子就嵌在这片坡上，依着山的轮廓，傍着一湾浅浅的水。土窑洞是村子的主角，像被时光精心安放的棋子，沿着坡势呈阶梯状散着，黄泥抹的墙在太阳下泛着暖光，烟囱里飘出的烟，慢悠悠地融进天上的云里。

如今这光景早已改变。砖窑整齐地排列着，红砖在阳光下刺眼地发亮。靠近环城路的地方，楼房一栋接着一栋拔地而起，脚手架上工人们的身影晃动着，搅拌机的轰鸣声从早响到晚，像是在催促着旧时光快些退场。

我家的三眼土窑洞还在，孤零零地守在那里。窑顶塌了一块，露出黑黢黢的椽

子，墙面裂了好多缝，黄泥簌簌地往下掉，早已不成样子。倒是院畔的那棵老槐树，仍然枝繁叶茂，浓荫匝地。

树下的欢乐好像还在眼前——夏天，父母坐在树下的石磨盘上乘凉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围着树疯跑，追逐打闹；冬天，父亲会在树下劈柴，母亲站在窑门口喊我们回家吃饭……可转眼，父母早已长眠地下，兄弟姐妹各奔东西，散在不同的城市里，难得再聚。那些围着槐树嬉戏的日子，就像窑顶上剥落的黄土，再也拾不起来了。

一阵酸楚突然涌上心头，鼻腔里泛起微微的涩意。但我知道，这酸楚也会像老槐树每年飘落的叶子，像窑洞渐渐风化的墙面，最终消逝在时光里。只留下些许淡淡的痕迹，在某年某月的某个黄昏，被一阵熟悉的风轻轻撩起，又轻轻放下。



## 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 武宿1号2号航站楼站

郝波

太原地铁1号线武宿1号2号航站楼站位于小店区太原武宿国际机场内，车站共设2个出入口。该站工程名为武宿机场站，公示名为武宿2号航站楼站，最终确定名为武宿1号2号航站楼站，因位于武宿国际机场1号、2号航站楼前而得名。

武宿机场始建于1938年，因位于武宿村而得名。1949年4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空军接管，1959年12月拨交民航使用。

1970年4月，武宿机场扩建工程开工，次年7月正式通航。1993年3月，武宿机场候机楼（1号航站楼）建设工程开工，1995年2月投入试运营。2005年8月，武宿机场改

扩建工程正式启动。2007年，武宿机场更名为武宿国际机场。2008年，武宿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建成。

2022年5月，武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开工，新建第二跑道和3号航站楼等设施，预计今年年底，第二跑道正式启用，2027年3号航站楼投入运营。太原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亦将在3号航站楼设站，并已预命名为武宿3号航站楼站。

武宿村原名永兴村，宋朝时为兵马教场，地处通往榆次要道的必经之地，因有驻军巡守，更名武宿。

武宿1号2号航站楼站A口外即为航站楼，B口外为安检宿舍楼。

## 书海徜徉，温暖前行

王晓娟

爱上读书，是此生最幸运的事。这是一场跨越古今、穿透时空的心灵对话——我们与书中智者并肩而立，在字里行间触摸不同灵魂的温度。

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对书籍的偏爱也截然不同。少年时，琼瑶的浪漫悱恻、金庸的江湖豪情，填满了青春的憧憬与想象；长大后，《平凡的世界》里的坚韧不屈、《穆斯林的葬礼》中的命运厚重、《红楼梦》的细腻深邃，让我读懂了生活的复杂与人生的百味；人到中年，历经世事无常，反倒在哲思文章中，寻得了内心的平静与慈悲。

书籍是最可靠的挚友。它总在我们孤独迷茫时，默默传递慰藉与力量。甚至从一个家庭的书架，便能窥见其文化底色：是否有书，有什么样的书，藏着一个家的精神追求。尤其对女性而言，读书更是一种自我滋

养。女性是家庭的灵魂，读过的书籍、涵养的气度，会潜移默化影响全家乃至几代人。我偏爱读女性作者的文字，李清照的婉约、张爱玲的清醒、三毛的洒脱、林徽因的柔情，她们的文字记载着人生，也让作者的精神永远鲜活。

闲暇时，我最爱读长篇小说。那种沉入故事、忘了自我与时间的沉浸感，是独属于读书的快乐。就像饭菜能滋养身体，读过的书则会塑造灵魂。但读书不能止于“读”，更要学会“思”——不思考的读书，如同吃饭不消化，无法将书中的智慧转化为自身的内在气韵。

我相貌平平、才智寻常，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便是毕生所求。

愿我们都能与书为友，让它丰富心灵、开拓眼界、驱散孤独，成为贯穿一生的温暖同行者。